

网络社会人际关系与社会支持

张 函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 三门峡 472000)

[摘要] 在转型中国,政治参与正在网络社会中广泛形成。网络社会人际关系的特征与政治参与形成的扩散性动员的需求相拟合。网络社会人际关系的高密度、群簇化、多维连接和单一、非正式、弱关系的特性使得扩散性动员能够围绕特定事件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从而促进网络社会中集体行动的广泛发生、发展。

[关键词] 网络社会; 人际关系; 社会支持; 扩散性动员

一、引言

在转型中国,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正在兴起:网络社会中的政治参与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参与热情。网络社会中的政治参与此起彼伏,一波接一波。已有不少的调查研究证实:当人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更加愿意求助于网络。而国内外的实践证明,这一新兴的政治现象不但有着巨大的社会能量,其背后更是蕴藏着我们还没有探索到的逻辑与规则。无疑,网络社会对新兴的政治参与具有某种全面而重要的促进作用,这种巨大的促进作用是系统化的,复杂的和多元的。选择从其中的一个方面的关系(即网络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与政治参与的动员社会支持获取之间的关系)对其探索,以求不断积累,最终达致对这两者相对清晰地了解和分析。

二、人际关系、扩散性动员和社会支持

人际关系是指人和人之间的联系状态。政治参与是指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活动或决策的集体性的社会行动,从本质上来说政治参与是一项集体行动。政治参与通过动员而得以形成。动员是指发动人参加某种活动,具有鼓动,宣传,激励等涵义,凡是动员必有对象。根据动员的形式和特征,动员又分为博弈性动员和扩散性动员。扩散性动员不以直接参与集体行动为目标,但能为集体的行动的生成和发展创造必要的社会条件。它与博弈性动员既相互区分又遥相呼应。扩散性动员主要发生在事件的爆发期,扩散性动员本身又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它表现在塑造社会舆论,获取社会支持(影响非直接参与者的情绪、态度和行为等),影响政府对事件的处理等方面。

社会支持在扩散性动员的阶段链条中往往承前启后,且比较敏感。它接纳、引导社会舆论,推动政治参与向纵深发展,并最终可能影响政府的处理意见从而塑造集体行动发展的形态。社会支持是指不直接参与集体行动,但能够为集体行动不断提供人力、信息等资源,增加行动的合法性,缓解外部压力的社会体系。在新的网络社会的条件下,扩散性动员的作用和意义在上升,因为它能分化瓦解对方,争取第三方以及团结相关方。社会支持来自两类人群:一种是普通的外围支持者。他们是基于本身的价值和情感以言论、态度、立场和行动倾向等为方式非直接地介入集体行动,它主要是以一种社会集团的形式表现为一种社会态度和社会压力,形成政治参与的主要潜在群体和未开发社会资源,它们不直接参与行动,当然也会在时机成熟的条件下转化参

与形式,由间接参与转为直接参与,从而使得集体行动不断扩散,发展。另一种是作为支持者的社会精英。这些社会精英也与集体行动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很有可能是出于价值和理念对集体行动予以理解和支持,尽管他们人数相对要少,但往往在社会支持的过程中扮演“关键第三者”的作用,因此尽管他们人数不多,但拥有普通支持者难以企及的社会资源、社会影响力和话语权。精英群体的支持行动往往预示着事件转机的出现。

作为扩散性动员的一环,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没有社会组织的支撑,人际关系在社会支持的塑造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在传统社会中,社会支持之所以有限,无法形成集体行动所必需的社会规模,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人际关系的限制。而网络社会的形成及其中的人际关系的变化,使得广泛的社会支持成为可能。

三、网络社会人际关系促进社会支持

相对于博弈性动员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对自己的利益具有的天然敏感性和维权的冲动,扩散性动员过程大多与直接的集体行动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至少这种利益关系是潜在的、模糊的。因此扩散性动员的形成和介入需要更为复杂的社会条件,除了要有强大的社会舆论外,还要有其他的条件。其中甚为重要的是要能够在社会舆论的导向下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一般来说,要形成有意义的社会支持,一方面需要集体行动的目标和行动本身要获得一定规模人群的理解和认同;另一方面他们要能够在理性人原则的前提下采取行动,因为在“机械团结”的社会中,没有强烈的社区团结感,理性化是态度和行动的基本准则。在网络社会人际关系的条件下,使得这两者皆有可能。

首先,网络社会人际间集群、多维、实时化的联系方式为广泛的社会支持的获取提供了条件。在传统社会中,特定事件在直接范围上往往仅仅具有局部性的人际关系,更加广泛的外部社会对特定事件的了解是有限的,他们之间的联系更是受到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双重限制,由此造成必要互动的匮乏。通常人们只有在理解和认同的基础上,才会对一社会事物表示积极明确的支持。因此,在传统社会中,民众的参与行动很难得到外部更加广泛的社会支持,也就失去了发展的潜力和扩张性机会。所以有效的传统动员方式便是组织动员,一旦离开组织,较大规模的民众参与便成为不可能。而高度组织化只有在两种社会条件下才有可能,一种是社会崩溃而产生的革命性的社会组织,另外一种是

成熟社会制度条件下的改良型的社会组织。如果离开这两种组织动员,则只有依靠自发的人际动员,这种自发的人际动员如没有特定的社会条件,则效果有限,大多慢慢消散了,另外一些则只有依靠社会对抗性人际关系的自发积聚与变化,再在社会变迁的特殊时刻以偶然的形式爆发。在传统社会一个具有主体和空间双重广泛性的参与行动总是难以形成,即使形成也是需要一相对漫长得多的时间来积聚和发展,而且往往是“零和型”的结局。

人际动员的基础是人际关系,它具有自发和自由生成的特点。网络社会人际关系本身所发生的巨变,必然会促使人际动员形式和效果发生巨变,并提升政治参与效果,产生全新的政治参与形式。在由传统社会向网络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人际关系则由单向、慢速、线性向集群、多维、实时化方向转化。人际关系具有了巨大的自主性、创造性、自由选择性,进而实现了人际关系的自由再构,丰富而灵活,“一网网尽天下”,处于网络社会中的人群成为一个联动的有机群体,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是一只能煽动飓风的那只小小的蝴蝶。网络社群主要有以下几种:(1)临时社群,如BBS中围绕某条帖子形成的树状话题结构的社群;

(2)高密度的社群,一些博主与每天浏览他的博客(微博)的人们;(3)相对固定的社群,如社区QQ群,亲友QQ群,同学QQ群,及其围绕博主交互互动的人群等。网络社会中,人们能轻而易举地实现在不同的社群圈子里进行大规模地信息交流和沟通,“天涯若必邻”,外部没有直接关系的公众能够被迅速地动员到特定事件中来,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到自己关心的社会热点,一个特点事件一旦形成社会焦点,便可以轻易地获得规模化的社会支持群体。同时网络社会中这种特有的人际联系使得支持行动无须付出巨大的个体代价和成本。在网络社会中人们可以以较低的代价贯彻自己的理想和实现自己的价值,他只需要在合适的空间和时间维度里,以自己社会资源和行动能力为基础,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的基础上采取具有一定惯习性的行动:普通人士只要摇旗呐喊便能为集体行动集聚人气,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则可以直接提案,专业人士则可以提供自己的专业判断,社会精英则可以施加自己的社会影响力。比如我们看到的在厦门PX事件中的厦大教授,全国政协委员就直接组织了100多位委员的提案;孙志刚事件中,远在千里之外北京的教授等联名上书人大要求废除收容法等。他们都不是直接的参与者,却能较准确的了解和认识整个事件,并根据自己的资源和条件采取对策,从而对整个事件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

其次,网络社会中人际关系具有单一的非正式特征对社会支持的广泛获取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由于具有单一性,大家并没有传统“机械团结”中千丝万缕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纠葛;同时由于非正式性,网络社会中实现了人际关系选择的最大程度的自由和自主。这样在网络中因为某种“际遇”相会的人往往是

个“单面人”,彼此的不同和矛盾被网络隐逸,而共同的兴趣和关注却非常容易指向一个集中的焦点,合成集体行动的向心力,从而在相互的弱关系的基础上却演绎出针对某一具体事件的统一的强关系的社会支持联盟。尽管这种弱关系可能是暂时的、也是容易弥散的,但它具有足够的社会影响力和动员能力,在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它也有可能向更强和更严密、更全面的组织化方向发展。

在“机械团结”的人际社会中,人们很容易全人格地投入进来,这一方面可以巨大地增进动员的强度和力度,但又从另外一个方面孕育了巨大的动员危机:一方面所有的“机械团结”几乎都伴随着内部的竞争、矛盾和斗争,彼此的日常的联系既为情感的联络和日常的联系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方便,同时这也为彼此存在的矛盾和冲突提供了温床;另一方面这种“机械团结”也容易掩盖、压制各种冲突,所谓的“相忍成党”。这种压抑其实就是内部不断膨胀的气囊,在一定情况下自己还会破裂,更难以同心协力对外。尤其是在缺乏共同的社区规则和社区组织凝聚,在市场化 and 原子化的社会中,人们更加分散而不能相互团结,人际动员便失去了基础。

结论

同时网络社会人际关系的非正式性使得集体行动的人际动员具有了更大的自主性、创造性和自由性。因为这种非正式关系在网络社会中显得简单、透明,以它为基础的集体行动的动机和目标简单、具体、有限,它是一种“现实性冲突”,而非“零和式斗争”。由于没有“机械团结”社会中的情感、角色、责任和期望等的约束,分散的、非正式的支持行动更具有公共性。因此分散在网络社会中的支持人群相互有联系却彼此没有牵制、集体压力或者集体制裁,激发“非理性化”张力的“广场效应”因此受到限制,也使得集体行动更难超越“公共理性”的界限,甚至可能更多地吸纳公众的情绪、意见和观点。反过来它也容易促进内部团结的同时获得社会认同,使得不同社会背景的人士可以在特定事件中形成分散却统一的认知、态度和行动倾向,虽然彼此总体上并不十分了解,规范也未十分清楚,且各自分散为战,但目标大致统一,相互有限合作,且能通过网络社会中的实时的信息传递,形成一种总体互动、共振的支持性社会体系。

参考文献

- [1]张玉柱,田磊.内蒙古大学生社会网络与社会适应的关系: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31(03):32-38.
- [2]刘冬.网络互动对同妻抗逆力的提升研究[D].哈尔滨工业大学,2016.
- [3]郑叶子健.家庭教养方式与网络购物成瘾倾向的关系:社会支持和人际关系的链式中介效应[D].江西师范大学,2016.